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明史卷一百九十七 八

御史臣李暘棫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朱 鈐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二百七十一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勅修

列傳第七十五

席書

弟春

霍韜

子與瑕

黄宗明

黄綰

熊浹

席書字文同遂寧人弘治三年進士授郯城知縣入為

工部主事移户部進員外郎十六年雲南晝晦地震命侍郎樊瑩巡視奏黜監司以下三百餘人書上疏言災異係朝廷不係雲南如人元氣内損然後瘡瘍發四肢朝廷元氣也雲南四肢也豈可舍致毒之源專治四肢之末令内府供應數倍往年冗食官數千投充校尉數萬齋醮寺觀無停日織造頻煩賞賚踰度皇親奪民田宦官增遣不已大獄據招詞不敢辯刑官亦不敢伸大臣賢者未起用小臣言事謫者未復文武官傳陞名器

大濫災異之警偶泄雲南欲以遠方外吏當之此何理也漢遣八使巡行天下張綱獨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令樊瑩職巡察不能劾戚畹大臣獨考黜雲南官吏舍本而治末乞陛下以臣所言弊政一切釐革他大害當袪大政當舉者悉令所司條奏而興革之時不能用武宗時歷河南僉事貴州提學副使時王守仁謫龍場驛丞書擇州縣子弟延守仁教之士始知學屢遷福建右布政使寧王宸濠反急募兵二萬討之至則賊已平乃

返尋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中官李鎮張陽假進貢
及御鹽名歛財十餘萬書疏發之嘉靖元年改南京兵
部右侍郎江南北大饑奉命振江北令州縣十里一廠
煮糜哺之全活無算初書在湖廣見中朝議大禮未定
揣帝向張璁霍韜獻議言昔宋英宗以濮王第十三子
出為人後今上以興獻王長子入承大統英宗入嗣在
衮衣臨御之時今上入繼在宮車宴駕之後議者以陛
下繼統武宗仍為興獻帝之子別立廟祀張璁霍韜之

議未為非也然尊無二帝陛下於武宗親則兄弟分則君臣既奉孝宗為宗廟主可復有他稱乎宜稱曰皇考興獻王此萬世不刊之典禮臣三四執奏未為失也然禮本人情陛下尊為天子慈聖設無尊稱可乎故尊所生曰帝后上慰慈闈此情之不能已也為今日議宜定號曰皇考興獻帝別立廟大內歲時祀太廟畢仍祭以天子之禮似或一道也葢別以廟祀則大統正而昭穆不紊隆以殊稱則至愛篤而本支不淪尊尊親親並行

不悖至慈聖宜稱皇毋某后不可以興獻加之獻謚也豈宜加於今日議既具會中朝競詆張璁為邪説書懼不敢上而密以示桂蕚蕚然其議三年正月蕚具疏并上之帝大喜趣召入對無何詔改稱獻帝為本生皇考遂寢名命會禮部尚書汪俊以爭建廟去位特旨用書代之故事禮部長貳率用翰林官是時廷臣排異議益力書進又不由廷推因文章詆書至訾其振荒無狀多侵漁書亦屢辭新命并録上大禮考議且乞遣官勘振

荒狀帝為遣司禮中官戶刑二部侍郎錦衣指揮往勘
而趣書入朝司禮比至德州則廷臣已伏闕哭爭盡繫
詔獄書馳疏言議禮之家名為聚訟兩議相持必有一
是陛下擇其是者而非者不必深較乞宥其愆失俾獲
自新不允其年八月入朝帝慰勞有加踰月乃會廷臣
大議上奏曰三代之法父死子繼兄終弟及自夏歷漢
二千年未有立從子為皇子者也漢成帝以私意立定
陶王始壞三代傳統之禮宋仁宗立濮王子英宗即位

始終不稱濮王為伯今陛下生於孝宗崩後二年乃不繼武宗大統超越十有六年上考孝宗天倫大義固已乖悖又未嘗立為皇子與漢宋不同自古天子無大宗小宗亦無所生所後禮經所載乃大夫士之禮不可語於帝王伯父子姪皆天經地義不可改易今以伯為父以父為叔倫理易常是為大變夫得三代傳統之義遠出漢唐繼嗣之私者莫若祖訓祖訓曰朝廷無皇子必兄終弟及則嗣位者實繼統非繼嗣也伯自宜稱皇伯

考父自宜稱皇考兄自宜稱皇兄今陛下於獻帝章聖
己去本生之稱復下臣等大議臣書臣璁臣萼臣獻夫
及文武諸臣皆議曰世無二道人無二本孝宗皇帝伯
也宜稱皇伯考昭聖皇太后伯母也宜稱皇伯母獻皇
帝父也宜稱皇考章聖皇太后母也宜稱聖母武宗仍
稱皇兄莊肅皇后宜稱皇嫂尤願陛下仰遵孝宗仁聖
之德念昭聖擁翊之功孝敬益隆始終無間大倫大統
兩有歸矣奉神主而別立禰室於至親不廢隆尊號而

不入太廟於正統無干尊親兩不悖矣一尊祖訓允合聖經復三代數千年未明之典禮洗漢宋悖經違禮之陋習非聖人其孰能之議上詔布告天下尊稱遂定帝既加隆所生中外獻諛希恩者紛然遝至錦衣百户隨全光禄録事錢子勛既以罪褫希旨請遷獻帝顯陵梓宫兆葬天壽山工部尚書趙璜等斥其謬帝復下廷議書乃會廷臣上言顯陵先帝體魄所藏不可輕動昔高皇帝不遷祖陵文皇帝不遷孝陵全等謟諛小人妄論

山陵宜下法司按問帝報曰先帝陵寢在遠朕朝夕思望不勝哀痛其再詳議以聞書復集衆議極言不可乃已書以大禮告成宜有以答天下望乃條新政十二事以獻帝優旨報焉大同軍變殺巡撫張文錦燬總兵官江桓印而出故帥朱振於獄令代桓帝因而命之論禮部鑄新印書持不可請討之與政府忤時執政者費宏石珤賈詠書心弗善也乃力薦楊一清王守仁入閣且曰今諸大臣皆中材無足與計天下事定亂濟時非守

仁不可帝曰書為大臣當抒猷畧共濟時艱何以中材
自諉守仁迄不獲柄用四年光禄寺丞何淵請建世室
祀獻皇帝於太廟帝命禮官集議書等上議王制天子
七廟三昭三穆周以文武有大功德乃立世室與后稷
廟皆百世不遷我太祖立四親廟德祖居北後改同堂
異室議祧則以太祖擬文世室太宗擬武世室今獻皇
帝以藩王追崇帝號何淵乃欲比之太祖太宗立世室
於太廟甚無據不報頃之張璁持奏上力言不可書亦

三疏如璁議帝遣中官即其家諭之書復密疏切諫帝不悅責以畏衆飾奸乃議別立禰廟而世室之議竟寢五年秋章聖太后將謁世廟禮官議不合書以目眚在告上言母后謁廟事出瀆聞禮官實無所據惟聖明裁酌且世廟既成宜有肆赦之典請盡還議禮遣戍諸臣所謂合萬國之歡心以祀先王此天子大孝也報聞書以議禮受帝知倚為親臣初進大禮集議加太子太保尋以獻帝實錄成進少保眷顧隆異雖諸輔臣莫敢望

而書得疾不能視事屢疏乞休舉羅欽順自代帝輙慰留不允其後疾篤請益力詔加武英殿大學士賜第京師支俸如故甫聞命而卒贈太傅諡文襄廕一子尚寶丞異數也書遇事敢為性頗偏愎初長沙人李鑑為盜知府宋卿論之死書方巡撫湖廣發卿贓私因劾卿故入鑑罪帝遣大臣按不如書言而書時已得幸乃命逮鑑入京再訊書遂言臣以議禮犯衆怒故刑官率右卿而重鑑罪請勅法司辨雪及法司讞上無異詞帝重違

書意特減鑑死遣戍其他庇陳洸排費宏率恣行私意為時論所斥弟春篡春由庶吉士授御史巡雲南以兄為都御史改翰林檢討預修武宗實録成當進秩内閣費宏以春由他官入與檢討劉夔並擬按察僉事夔亦故御史以避兄侍郎龍改授者也書大怒疏言故事無纂修書成出為外任者帝以書故留春擢修撰而夔亦留擢編修書由是怨宏數詆諆及書卒帝念其議禮功累進春翰林學士嘉靖十二年由禮部右侍郎改吏部

詔舉堪翰林者春欲名還故翰林楊惟聰陳沂尚書汪鋐不可遂有隙後鋐有所推舉不與春議春惎詬鋐鋐訐春前附楊廷和排議禮諸臣遂落職卒於家篆為戶科給事中黙國公沐崑劾按察使沈恩等篆與同官李長私語崑奏多誣長即劾崑武宗責長誣重臣下詔獄詞連篆并繫治謫外篆得夷陵判官世宗嗣位復故官未上卒予祭贈光禄少卿

霍韜字渭先南海人舉正德九年會試第一謁歸成婚

讀書西樵山經史淹洽世宗踐阼除職方主事楊廷和方柄政韜上言閣臣職參機務今止票擬而裁決歸近習輔臣失參賛之權近習起干政之漸自今章奏請召大臣面決施行講官臺諫班列左右衆議而公駁之宰相得取善之名内臣免招權之謗因言錦衣不當典刑獄東厰不當預朝議撫按兵備官不當以軍功授秩廕興府獲衛軍不當盡取入京槩授官職御史謝源伍希儒赴難有功不當罷黜平逆藩功自安慶南昌外不當

濫叙帝嘉納之及大禮議起禮部尚書毛澄力持考孝宗韜私為大禮議駁之澄貽書相質難韜三上書極辨其非已知澄意不可回其年十月上疏曰按廷議謂陛下宜以孝宗為父興獻王為叔別擇崇仁王子為獻王後考之古禮則不合質之聖賢之道則不通揆之今日之事體則不順考儀禮喪服章云斬衰為所後者又云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是於所後者葢無稱為父母之說而於本生父母又無改稱伯叔父母之云也漢儒不

明其義謬為邪說曰為人後者為之子果如其言則漢宣帝當為昭帝後矣然昭帝從祖也宣帝從孫也孫將謂祖為父可乎唐宣宗當為武宗後矣然武宗姪也宣宗叔也叔反謂姪為父可乎呉諸樊兄弟四人以國相授受蓋迭相為後矣是兄弟自具高曾祖考也而可乎故曰考之古禮則不合也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所得私也宋人之告其君曰仁宗於宗室中特簡聖明授以大業陛下所以負扆端冕富有四海子孫萬世相

承皆先帝之德葢謂仁宗以天下授英宗宜舍本生父母而以仁宗為父母也臣以聖賢之道觀之孟子言舜為天子瞽瞍殺人臯陶執之舜則竊負而逃是父母重而天下輕也若宋儒之說則天下重而父母輕矣故曰求之聖賢之道則不通也武宗嗣孝宗歷十有六年孝宗非無嗣也今强欲陛下重為孝宗之嗣何為也哉夫陛下為孝宗子矣誰為武宗子乎孝宗有兩嗣子矣武宗獨無嗣子可乎臣子於君父一也既不忍孝宗之無

嗣獨忍武宗之無嗣乎若曰武宗以兄固得享弟之祀則孝宗以伯獨不得享姪之祀乎既可越武宗直繼孝宗矣獨不可并越孝宗直繼憲宗乎武宗無嗣無可如何矣孝宗有嗣復强繼其嗣而絶興獻之嗣是於孝宗無所益而於興獻不大有損乎故曰揆之今日之事體則不順也然臣下之為此議也其故有三曰前代故事之拘也曰不忘孝宗之德也曰避迎合之嫌也今陛下既考孝宗矣尊興獻王以帝號矣則將如斯而已乎臣

竊謂帝王之相繼也繼其統而已矣固不屑屑於父子之稱也惟繼其統則不惟孝宗之統不絶即武宗之統亦不絶矣然則如之何而可乎惟陛下於興獻王得正父子之稱以不絶天性之恩於國母之迎得正天子之母之禮復於昭聖太后武宗皇后處之有其道事之盡其誠則於尊尊親親兩不悖矣帝得疏喜甚迫羣議不遽行而朝士咸指目韜為邪説韜意不自得尋謝病歸嘉靖三年帝議尊崇所生益急兩詔名韜韜辭疾不赴

馳疏言今日大禮之議兩端而已曰崇正統之大義也曰正天倫之大經也徒尊正統其弊至於利天下而棄父母徒重天倫其弊至於小加大而卑踰尊故臣謂陛下宜稱孝宗曰皇伯考獻帝曰皇考此天倫之當辨者也尊崇之議則姑在所緩此大統之當崇者也乃廷議欲陛下上考孝宗又兼考獻帝此漢人兩統之失也本原既差則愈議愈失臣之愚慮則願陛下預防未然之失毋重將來之悔而已始陛下尊昭聖皇太后為母雖

於禮未合然宮闈之內亦既相安今一旦改稱大非人情所堪願陛下以臣等建議之情上啟皇太后必中心悅豫無疑貳之隙萬一未喻亦得歸罪臣等加賜誅斥然後委曲申請務得其歡心陛下朝夕所以承迎其意慰釋其憂者亦無所不用其極庶名分正而嫌隙消天下萬世無所非議此臣愚慮者一也昭聖之嫡嗣武宗一人而已武宗無嗣莊肅皇后之屬望已矣臣謂陛下之事昭聖禮秩雖極尊崇然其勢日輕陛下之事聖母

尊稱雖或未至然其勢日重故今日廷臣惓惓以尊大
統母昭聖為請者蓋預防陛下將來之失而追報孝宗
之職分也臣嘗伏讀明詔正統大義不敢有違知陛下
尊昭聖敬莊肅此心可上質天地下信士庶矣但恐左
右之人不達聖意妄生疑間或以彌文小節遂搆兩宮
之隙此不可不早慮而預防之也願陛下以臣等建議
之情上啟聖母曰昭聖皇太后實大統嫡宗至尊無對
伏願聖母時自謙抑示尊敬至意莊肅皇后母儀天下

十六年聖母接見之儀不可輕忽凡正旦賀壽聖母每致謙讓不敢受納之意俾宮闈大權一歸昭聖而聖母若無與焉則天下萬世稱頌懿德與天無極萬一聖母意猶未喻亦得歸罪臣等加賜誅亓然後委曲申請務得允從庶宗統正而嫌隙消天下萬世無所非議此臣愚慮者二也帝深嘉其忠義趣令趨朝明年擢少詹事兼侍講學士韜固辭且請令六部長貳翰林給事御史俱調外任練政體監司守令政績卓異即擢卿丞有文

學者擢翰林舉貢入仕皆得擢翰林陞部院不宜困資格帝不允辭趣令赴職下其奏於有司悉格不用六年還朝命直經筵日講韜自以南音力辭日講請撰古今政要及詩書直解以進帝褒許之其年九月遷詹事兼翰林學士韜復固辭言自楊榮楊士奇楊溥以及李東陽楊廷和顓權植黨籠翰林為屬官中書為門吏故翰林遷擢不由吏部而中書至有進秩尚書者臣嘗建議謂翰林去留盡屬吏部庶不陰倚內閣為腹心內閣亦

不陰結翰林為羽翼且欲京官補外以均勞逸議未即行躬自蹈之而又躐居學士徐縉上何娓如之帝優詔不允明年四月進禮部右侍郎韜力辭且舉康海王九思李夢陽魏校顔木王廷陳何瑭自代帝不允再辭乃允之六月大禮成超拜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韜因言翰林院修書遷官日講廕子及巡撫子弟廕武職之非而以為己不能力挽不可隨衆趨且稱給事中陳洸寃薦監生陳雲章才可用帝優詔褒答不允辭韜復奏曰

令異議者謂陛下特欲尊崇皇考遂以官爵餌其臣臣等二三臣茍圖官爵遂阿順陛下之意臣嘗自慨若得禮定決不受官俾天下萬世知議禮者非利官也茍疑議禮者為利官則所議雖是彼猶以為非何以塞天下口因固辭不拜帝猶不允三辭乃允之韜先後薦王守仁王瓊諸人帝皆納用嘗因災異陳時弊十餘事多議行張璁桂萼之罷政也韜謂言官陸粲等受楊一清指使兩疏力攻一清奪其職而璁萼召還帝從夏言議將

分祀天地建二郊韜極言其非帝不悅責韜罔上自恣言亦疏辨力詆韜韜素護前自遂見帝怒不敢辨乃遺言書痛詆之復録其書送法司言怒疏陳其狀且劾韜無君七罪并以其書進呈帝大怒責韜謗訕君上醜正懷邪遂下都察院獄韜從獄中上書祈哀璁亦再申救帝皆不納南京御史鄧文憲言宜察韜心容其戇且天地分祀是置父母異處郊外親蠶是廢內外防閑帝怒謫之邊方韜繫獄逾月帝終念其議禮功令輸贖還職

尋以母喪歸廣東僉事龔大稔訐韜及方獻夫居鄉不法事大稔反被逮削籍十二年韜起歷吏部左右侍郎時部事多主於尚書兩侍郎率不預韜爭於尚書汪鋐侍郎始獲參部事韜素剛愎屢與鋐爭鋐等亦嚴憚之既而鋐罷帝久不置尚書以韜掌部事閣臣李時傳旨用鴻臚卿王道中為順天府丞韜言輔臣承天語無可疑然臣等猶當奏請用杜矯僞因守故事列道中及應天府丞郭登庸二人名上帝嘉其守法乃用登庸而改

道中大理少卿久之出韜為南京禮部尚書順天府尹劉淑相坐所親賦私被鞫疑禮部尚書夏言姻通判費完陷之訐言請屬事帝怒下淑相詔獄淑相與韜善言亦疑韜主之遂訐韜扈蹕謁陵遠遊銀山寺大不敬韜自訴因論言請謚故少師費宏為文憲不叙宏累被劾狀按律增減際關情節者斬且憲乃純皇帝廟號人臣安得用會南京給事中曾鈞騎馬不避尚書劉龍潘珍轎龍與鈞互訐奏韜劾鈞且請禁小臣乘轎給事中李

充濁曹邁等交章言近侍之臣不當避道雜舉公會宴次得與尚書同列以證語頗侵韜韜疑充濁倚言為內主訐充濁為奸黨復摭言他事言益怒奏韜大罪十餘事且言彭時宋濂皆於正德間謚文憲不避廟號韜陋不知故事帝方不直韜淑相復從獄中摭言他事帝益怒考訊之辭服韜主使乃斥淑相為民降韜俸一級當議乘轎時言被劾不預都御史王廷相會禮部侍郎黃宗明張壁請禁飭小臣如韜奏而南京諸給事御史自

如韜以為言帝復申飭衆情滋不恱曹邁及同官尹相等遂與韜忿爭相劾韜遷南部怨望擅取海子魚與鄉人羣飲郊壇松下侍郎袁宗儒期喪不當進表逼使行韜上疏自理下廷議帝為停韜俸四月相等亦停二月韜既與言交惡及言柄用韜每欲因事陷之上言頃吏部選劉文光等為給事中尋忽報罷人皆曰閣臣抑之給事中李鶴鳴考察謫官尋復故人皆曰賄得宜諭吏部毋受當事頤指使天下知威福出朝廷而大臣有李

林甫秦檜者不得播弄於左右其意為言發也於是鶴鳴上疏自白並摭韜居鄉不法諸事帝兩置之無何韜劾南京御史龔湜郭本湜等自辨亦韜韜帝並置不問十八年簡補宮僚命韜以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協掌詹事府事疏辭加秩且詆大臣受禄不讓晉秩不辭或有狐鼠鑽結陰固寵權怨氣召災實有所自其意亦為言發既屢擊言不勝最後見郭勛與言有隙乃陰比勛與共齮齕言時中外訛言帝復南幸韜因顯頌勛言六飛

南狩時臣下多納賄不法文官惟袁宗儒武官惟郭勛不受餽令訛言復播宜有以禁戢之帝既下詔安羣情乃詰韜曰朕昨南巡鄉不在行受賄事得自何人據實以奏韜對請問諸郭勛帝責其支詞務令指實韜窘乃言扈從諸臣無不受餽遺折取夫隸直者第問之夏言令自述至各官取賄實跡勛具悉始末當不欺如必欲臣言請假臣風憲職循途按之當備列以奏章下所司韜懼不當帝旨尋赴京列所遇進鮮船內臣貪横狀帝

亦不問明年十月卒於官年五十有四贈太子太保諡文敏韜學博才高量褊隘所至與人競帝頗心厭之故不大用先後多所建白亦頗涉國家大計且嘗薦大禮大獄得罪諸臣及廢籍李夢陽康海等在南都禁喪家宴飲絶婦女入寺觀罷娼户市良人女毁淫祠建社倉散僧尼表忠節既去士民思之始與璁萼結既而亡郭勛舉進士出毛澄門下素執弟子禮議禮不合遂不復稱為座主及璁裁己丑會試亦遂不以唐順之等為門

生其議禮時詆司馬光後議薛瑄從祀至追論光不可
祀孔廟其不顧公論如此子與瑕舉進士授慈谿知縣
鄖懋卿巡鹽行部與瑕不禮為所劾罷起知鄞縣終廣
西僉事

熊浹字悅之南昌人正德九年進士授禮科給事中寧
王宸濠將為變浹與同邑御史熊蘭草奏授御史蕭淮
上之濠倉卒舉事卒敗本兩人早發之力出核松潘邊
餉副總兵張傑倚江彬勢贓累鉅萬誘殺熟番上功啟

邊釁簒死千户以下至五百人又嘗率家衆遮擊副使胡澧撫按莫敢言洪至盡發其狀傑遂褫職世宗踐阼廷議追崇禮未定洪馳疏言陛下起自藩服入登大寳倘必執爲後之説考孝宗而母慈壽則興獻母妃當降稱伯叔父母矣不知陛下承懽内庭時將仍舊稱乎抑改而從今稱乎若仍舊稱而不得尊之爲后則於慈壽徒有爲後之虚文於母妃則又缺尊崇之大典無一而可也臣愚謂興獻王尊以帝號别建一廟以示不敢上

躋於列聖母妃則尊為皇太后而少殺其嵗稱以示不敢上同於慈壽此於大統固無所妨而天性之恩亦得以兼盡疏至會興王及妃已稱為帝后下之禮官嘉靖初由右給事中出為河南參議外艱歸六年服闋召修明倫大典起擢右僉都御史協理院事明年四月遷大理寺卿俄遷右副都御史大典成轉左八年二月遂擢右都御史掌院事京師民張福訴里人張柱殺其母東廠以聞刑部坐柱死不服福姊亦泣訴官謂母福自殺

之其鄰人之詞亦然詔郎中魏應名復按改坐福東廠奏法司妄出人罪帝怒下應名詔獄浹是應名議執如初帝愈怒褫浹職給事中陸粲劉希簡爭之帝大怒並下兩人詔獄侍郎許讚等遂抵柱死應名及鄰人俱充軍杖福姊百人以為寃當是時帝方深疾孝武兩后家柱實武宗后家夏氏僕故帝必欲殺之浹家居十年至帝幸承天與近臣論舊人乃名為南京禮部尚書改兵部參贊機務二十一年名為兵部尚書掌都察院事居

二年代許讚為吏部尚書帝於禁中築乩仙臺間用其言決威福浹諭其妄帝大怒欲罪之以前議禮故不遽斥二品六年滿加太子太保坐事奪俸者再浹知帝意終不釋遂稱病乞休帝大怒褫職為民又十年卒浹少有志節自守嚴雖由議禮顯然不甚黨比尤愛護人才故其去吏部也善類多思之隆慶初復官予祭葬謚恭肅

黄宗明字誠甫鄞人正德九年進士除南京兵部主事

進員外郎嘗從王守仁論學寧王宸濠反上江防三策武宗南征抗疏諫尋請告歸嘉靖二年起南京刑部郎中張璁桂萼爭大禮自南京名入都未上三年四月璁萼黄綰及宗明聨疏奏曰令日尊崇之議以陛下與為人後者禮官附和之私也以陛下為入繼大統者臣等考經之論也人之言曰兩議相持有大小衆寡不敵之勢臣等則曰惟理而已大哉舜之為君視天下悦而歸己猶草芥也惟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今言者徇

私植黨奪天子之父母而不顧在陛下可一日安其位而不之圖乎比聖諭令廷臣集議終日相視莫敢先發者勢有所壓理有所屈故也臣等大懼欺蔽因循終不能贊成大孝陛下何不親御朝堂進百官而詢之曰朕以憲宗皇帝之孫孝宗皇帝之姪興獻帝之子遵太祖兄終弟及之文奉武宗倫序當立之詔入承大統非與為人後者也前者未及詳稽遽詔天下尊孝宗皇帝為皇考昭聖太后為聖母而興獻帝后别加本生之稱朕

深用悔艾今當明父子大倫繼統大義改稱孝宗為皇伯考昭聖為皇伯母而去本生之稱為皇考恭穆獻皇帝聖母章聖皇太后此萬世通禮爾文武廷臣尚念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與朕共明大倫於天下如此在朝百工有不感泣而奉詔者乎更以此告於天下萬姓其有不感泣而奉詔者乎此即周禮詢羣臣詢萬民之意也奏入帝大悅卒如其言宗明亦遂蒙帝眷明年出為吉安知府遷福建鹽運使六年召修明倫大典以母憂歸

服閣徵拜光禄卿十一年擢兵部右侍郎其冬編修楊名以劾汪鋐下詔獄詞連同官程文德亦坐繫詔書責主謀者益急宗明抗疏救且曰連坐非善政今以一人妄言必究主使廷臣孰不懼況名搒掠已極當嚴冬或困斃將爲仁明累帝大怒謂宗明即其主使並下詔獄謫福建右參政帝終念宗明議禮功明年召拜禮部右侍郎遼東兵變挾辱巡撫呂經而帝務姑息納鎮守中官王純等言將逮經宗明言前者遼陽之變生於有激

令重賦苛徭惡已釐正廣寧復變又誰激之法不宜復赦請令新撫臣韓邦奇勒兵壓境揚聲討罪取其首惡用振國威不得專事姑息帝不從經卒被逮宗明尋轉左侍郎卒於官初議禮諸臣恃帝恩眷驅駕氣勢恣行胸臆宗明雖由是驟顯持論頗平於諸人中獨無畏惡之者

黄綰字宗賢黄巖人侍郎孔昭孫也承祖廕官後府都事嘗師謝鐸王守仁嘉靖初為南京都察院經歷張璁

桂萼爭大禮帝心嚮之三年二月綰亦上言曰武宗承孝宗之統十有六年今復以陛下為孝宗之子繼孝宗之統則武宗不應有廟矣是使孝宗不得子武宗乃所以絶孝宗也由是使興獻帝不得子陛下乃所以絶興獻帝也不幾於三綱淪九法斁哉奏入帝大喜下之所司其月再上疏申前説俄聞帝下詔稱本生皇考復抗疏極辨又與璁萼及黄宗明合疏爭大禮乃定綰自是大受帝知明年何淵請建世室綰與宗明斥其為謬尋

遷南京刑部員外郎再謝病歸帝念其議禮功六年六月名擢光祿少卿預修明倫大典王守仁中忌者雖封伯不給誥劵歲祿諸有功若知府邢珣徐璉陳槐御史伍希儒謝源多以考察黜綰訟之於朝且請名守仁輔政守仁得給賜如制珣等亦敘錄綰尋遷大理左少卿其年十月璁蕚逐諸翰林於外引己所善者補之遂用綰為少詹事兼侍講學士直經筵以任子官翰林前此未有也明年大典成進詹事錦衣僉事聶能遷者初附

錢寧得官用登極詔例還為百户後附璁萼議大禮且交關中官崔文得復故職大典成諸人皆進秩能遷獨不與大恨囑罷閒主事翁洪草奏誣王守仁賄席書得名用詞連綰及璁綰疏辨且乞引避帝優旨留之而下能遷法司遣之戍洪亦編原籍為民綰與璁輩深相得璁欲用為吏部侍郎且令典試南京並為楊一清所抑又以其南音不令與經筵綰大恚上疏醜詆一清而不斥其名帝心知其為一清也以浮詞責之其年十月出

為南京禮部右侍郎徧攝諸部印十二年召拜禮部左侍郎初綰與璁深相結至是夏言長禮部帝方嚮用綰乃潛附之與璁左其佐南禮部也郎中鄒守益引疾詔綰覈實久不報而守益竟去吏部尚書汪鋐希璁指疏發其事詔奪守益官令鋐覆覈鋐遂劾綰欺蔽璁調旨削三秩出之外會禮部請祈穀導引官帝留綰供事鋐於是再疏攻綰且摭及他事帝復命調外綰上疏自理因詆鋐為璁鷹犬乞賜罷黜以避禍帝終念綰議禮功

仍留任故綰自是顯與璁貳矣初大同軍變殺之總兵官李瑾據城拒守總制侍郎劉源清提督郤永議屠之城中恟懼外勾蒙古為助塞上大震巡撫潘倣急請止兵源清怒馳疏力詆倣璁及廷議並右源清綰獨言非策及源清罷侍郎張瓚往代未至而郎中詹榮等已定亂叛卒未盡獲軍民瘡痍甚代王請遣大臣綏輯之疏下禮部夏言以為宜許而極詆前用兵之謬語侵璁璁怒力持不欲遣帝委曲諭解之乃特以命綰且令察軍

情勘功罪得便宜行事綰馳至大同宗室軍民牒訴官軍暴掠者以百數無告叛軍者綰一無所問以安其心有為叛軍使蒙古歸者綰執戮之反側者復相煽綰大集軍民曉以禍福懼害者陳牒綰佯不問而密以牒授給振官按里核實一日捕首惡數十人卒尚欽殺一家三人懼不免夜鳴金倡亂無應者遂就禽綰復圖形購首惡數人軍民乃不復虞詿誤遂令有司樹木柵設保甲四隅創社學教軍民子弟城中大安還朝列上文武

將吏功罪極詆源清永綰以勞增俸一等璁及兵部庇源清陰抑綰綰累疏論帝亦意嚮之源清永卒被逮綰尋以母憂歸十八年禮官以恭上皇天上帝大號及皇祖謚號請遣官詔諭朝鮮時帝方議討安南欲因以覘之乃曰安南亦朝貢之國不可以邇年叛服故不使與聞其擇大臣有學識者往廷臣屢以名上皆不用特起綰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為正使諭德張治副之帝方幸承天趣綰詣行在受命綰悍往至徐州先馳使奏疾

不能前致失期帝責綰不馳赴行在而舟詣京師為大不敬令陳狀已而釋之綰數陳便宜請得節制兩廣雲貴重臣遣給事御史同事吏禮兵三部擇郎官二人備任使帝悉從之最後為其父母請贈且援建儲恩例請給誥命如其官帝怒褫尚書新命令以侍郎閒住使事亦竟寢久之卒於家綰起家任子致位卿貳初附張璁晚背璁附夏言時皆以傾狡目之方大禮之興也首繼璁上疏者為襄府東陽王祐楒其言曰孝廟止宜稱皇

伯考聖父宜稱皇考興獻大王即興國之陵廟祀用天子禮樂祝稱孝子皇帝某聖母宜上徽號稱太妃迎養宫中庶繼體之道不失天性之親不泯時世宗登極歲之八月也自時厥後諸希寵干進之徒紛然而起失職武夫罷閒小吏亦皆攘臂努目抗論廟謨即璁萼輩亦羞稱之不與為伍故自璁等八人外率無殊擢至致仕教諭王价遂請加諸臣貶竄誅戮之刑懲朋黨欺蔽之罪而最陋者南京刑部主事歸安陸澄初極言追尊之

非逮服闋入都明倫大典已定璁蕚大用事澄乃言初為人誤質之臣師王守仁乃大悔恨蕚悅其言請除禮部主事而帝見澄前疏惡之謫髙州通判以去嘉靖四年七月席書將輯大禮集議因言近題請刋布多槩建言於三年以前若臣書及璁蕚獻夫韜所正取者不過五人禮科右給事中熊浹南京刑部郎中黃宗明都察院經歷黃綰通政司經歷金述監生陳雲章儒士張少連及楚王棗陽王二宗室外所附取者不過六人有同

時建議若監生何淵主事王國光同知馬時中巡檢房濬言或未純義多未正亦在不取其他罷職投閒之夫建言於璁蕚等台用後者皆望風希旨有所覬覦亦一切不錄其錦衣百户聶能遷昌平致仕教諭王价建言三年二三月未經採入令二臣奏乞附名應如其請帝從之因詔大禮已定自今有假言陳奏者必罪不宥至十二年正月滄州諸生秦鏜伏闕上書言孝宗之統訖於武宗則獻皇帝於孝宗實為兄終弟及陛下承獻皇

帝之統當奉之於太廟而張孚敬議禮乃別創世廟以祀之使不得預昭穆之次是幽之也又謂分祀天地日月於四郊失尊卑大小之序去先師王號撤其塑像損其禮樂增啟聖祠皆非聖祖之意請復其初帝得奏大怒責以毀上不道下詔獄嚴訊令供主謀鏜服妄議希恩實無主使者乃坐妖言律論死繫獄其後又從豐坊之請入廟稱宗以配上帝則璁輩已死不及見矣

贊曰嘉靖初欲追崇所生不過稱帝稱考其於孝宗之

稱未有異議也席書等邪說紛進與張璁桂萼相附和必欲改孝宗爲皇伯考意惟在邀結主知而已厥後興獻入廟稱宗説者謂非諸人倡議之初心夫既以孝宗爲伯則興獻之入廟稱宗乃勢所必至安能爲之曲貸其責哉書韜在官雖當有建樹而功不掩罪決與宗明稍自斂戢見容於時亦復何足取若綰之傾狡尤不足道矣

明史卷一百九十七

明史卷一百九十七考證

席書傳入為工部主事 臣方煒按書為工部時督漕于清江廠綜理有方著漕船志見雷禮列卿記謹附識

席書傳尋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 臣方煒按書巡撫湖廣時都指揮甘玉海等大肆貪虐軍民苦之皆置之法見雷禮列卿記謹附識

席書傳是時廷臣排異議益力書進又不由廷推因交章詆書　臣方煒按是時給事中李學曾御史胡瓊等各疏言秩宗重任非書所能堪不聽見明實録謹附識

席書傳乃條新政十二事以獻帝優旨報焉　臣方煒按書所條十二事倣姚宗要説之意御史藍田劾書自居姚崇比上元宗大不道上怒削田籍見明實録謹附識

席書傳乃力薦楊一清王守仁入閣　臣方煒按書巡撫湖廣時曾于元年三月薦致仕大學士楊一清經畧西北得旨待缺起用不必煩以邊事見明實録謹

附考

席書傳五年秋章聖將謁世廟禮官議不合書以目眚在告上言毋后謁府事出朔間　臣方煒按嘉靖五年會試書知貢舉舊例廷試內閣所讀卷多入一甲二甲九卿分讀者以爵爲次書疏革其弊見雷禮列

卿記謹附識

席書傳乃命逮鑑入京再訊　臣方煒按是時御史蘇恩大理評事杜鸞訊其事各疏陳鑑罪狀并劾書勳援大禮壓制羣僚壞亂政體見明實録謹附考

霍韜傳除職方主事　臣方煒按韜在兵部時極言清軍武選之弊上可其議令京衛軍冊如武驤等四衛例五年一次備造并查武選清黄事宜見明實録謹附識

霍韜傳因言錦衣不當典刑獄東廠不當預朝議撫按兵備官不當以軍功授秩廕興府護衛軍不當盡取入京概授官職御史謝源伍希儒赴難有功不當罷黜平逆藩功自安慶南昌外不宜濫叙帝嘉納之

臣方煒按韜疏又陳去冗官清仕路正仕風畧虚文明教化久職任諸事見明實録謹附識

霍韜傳且請令六部長貳翰林給事御史俱調外任練政體監司守令政績卓異即擢卿丞有文學者擢翰

林舉貢入仕皆得擢翰林陞部院不宜困資格　臣
方煒按是時給事中沈漢劾韜欲變官制之謬見明
實録謹附識

霍韜傳嘗因災異陳時弊十餘事　臣方煒按嘉靖八
年星變韜陳召災六事曰宗室失所邊軍困苦冗官
擾民贓吏害民酷吏肆虐內官貪暴帝嘉納之見識
大録謹附識

霍韜傳帝從夏言議將分祀天地建二郊韜極言其非

臣方燁按韜疏言親蠶為亂成法分郊為紊朝政
遺言書謂祖宗定制不可改周禮為王莽偽書宋儒
為夢語見雷禮列卿記謹附識

霍韜傳久之出韜為南京禮部尚書　臣方燁按嘉靖
十四年莊肅皇后崩議謚希旨者以四字請韜援舊
制力爭之見識大録謹附識

霍韜傳給事中李充濁曹邁等交章言近侍之臣不當
避道　臣方燁按是時李充濁同疏抗者為給事中

謝廷涖見明實録謹附識

霍韜傳韜疑充澗倚言爲内主許充澗爲奸黨徴撫言他事 臣方煒按是時韜并劾言受貴完賄排劉淛相見雷禮列卿記謹附識

霍韜傳命韜以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協掌詹事府事 臣方煒按是時吏部尚書許讃有薦韜一疏遂有宫僚之擢見識大録謹附識

霍韜傳韜學博才高量褊隘所至與人競 臣方煒按

韜為兵部主事時論科道褻服投受詰旨大不敬給事中安磐等因劾其先議大禮得罪名教恐言官發其奸意在傾排時俱置不問見明實録謹附識

熊浹傳由右給事中出為河南參政　臣方煒按浹為參政時會部境寇作浹曰安得以職守分彼此即即勒兵捕之見獻徵録謹附識

熊浹傳乃出為南京禮部尚書改兵部參贊機務　臣方煒按浹為南京兵部時奏減龍江浅船餘丁帮甲

以甦困卒又禁和買罷諸苛法見獻徵録謹附識

熊浹傳隆慶初復官　臣方煒按隆慶元年並追贈浹

少保見明實録傳未載謹附考

黄宗明傳正德九年進士　臣方煒按宗明祖瑛廬陵

教諭襲薛姓弗克復宗明登第首疏復黄姓見雷禮

列卿記謹附識

黄宗明傳尋請告歸　臣方煒按正德十六年陞宗明

工部屯田司郎中不赴見明實録謹識

黄宗明傳徵拜光祿卿　臣方煒按宗明為光祿卿時緝光祿須知為疏以進乞為中制使一切有常式著為令見雷禮列卿記謹附識

黄宗明傳宗明雖由是驟顯特論頗平　臣方煒按宗明嘗應詔陳四事一求才二勵志三定計四責任見雷禮列卿記謹附識

黄綰傳嘉靖初為南京都察院經歷　臣方煒按嘉靖初詔徵遺逸綰以御史朱節薦起為南都察院經歷

見獻徵録謹附識

黄綰傳召擢光禄少卿　臣方煒按是時席書胡世寧皆交疏薦綰乃有光禄少卿之擢見明實録謹附考

黄綰傳出為南京禮部右侍郎徧攝諸部印　臣方煒按是時綰帶管操江嚴防禦謹盤詰一時江盜屏迹見獻徵録謹附識

明史卷一百九十七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一百九十八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勅修

列傳第八十六

楊一清字應寧其先雲南安寧人父景以化州同知致

仕擕之居巴陵少能文以奇童薦為翰林秀才憲宗命內閣擇師教之年十四舉鄉試登成化八年進士父喪葬丹徒遂家焉服除授中書舍人久之遷山西按察僉事以副使督學陝西一清貌寢而性警敏好談經濟大略在陝八年以其暇究邊事甚悉入為太常寺少卿進南京太常寺卿弘治十五年用劉大夏薦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督理陝西馬政西番故饒馬而仰給中國茶飲以去疾太祖著令以蜀茶易番馬資軍中用久而寢

弛奸人多挾私茶闌出為利番馬不時至一清嚴為禁盡籠茶利於官以服致諸番番馬大集會寇大入花馬池帝命一清巡撫陝西仍督馬政甫受事寇已退乃選卒練兵創平虜紅古二城以援固原築垣瀕河以捍靖虜劾罷貪庸總兵武安侯鄭宏裁鎮守中官冗費軍紀肅然武宗初立寇數萬騎抵固原總兵曹雄軍隔絶不相聞一清師輕騎自平涼晝夜行抵雄軍為之節度多張疑兵脅寇寇移犯隆德一清夜發火礮響應山谷間

寇疑大兵至遁出塞一清以延綏寧夏甘肅有警不相援患無所統攝請遣大臣兼領之大夏請即命一清總制三鎮軍務尋進右都御史一清遂建議修邊其畧曰陝西各邊延綏據險寧夏甘肅扼河山惟花馬池至靈州地寛延城堡復踈寇毁墻入則固原慶陽平凉鞏昌皆受患成化初寧夏廵撫徐廷璋築邊墻綿亘二百餘里在延綏者余子俊修之甚固由是寇不入套二十餘年後邊備踈墻塹日夷弘治末至今寇連嵗侵畧都御

史史琳請於花馬池韋州設營衛總制尚書秦紘僅修四五小堡及靖虜至環慶治塹七百里謂可無患不一二年寇復深入是紘所修不足捍敵臣久官陝西頗諳形勢寇動稱數萬往來倏忽未至徵兵多擾費既至召援輒後時欲戰則彼不來持久則我師坐老臣以為防邊之策大要有四修濬牆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靈夏以安内附整飭韋州以遏外侵今河套即周朔方漢定襄赫連勃勃統萬城也唐張仁愿築三

受降城置烽堠千八百所突厥不敢踰山牧馬古之舉
大事者未嘗不勞於先逸於後夫受降據三面險當千
里之蔽國初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其後又
輟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而遮千餘里之衝遂使河
套沃壤為寇巢穴深山大河勢乃在彼而寧夏外險反
南備河此邊患所以相尋而不可觧也誠宜復守東勝
因河為固東接大同西屬寧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
我耕牧屯田數百萬畝省内地轉輸策之上也如或不

能及今增築防邊敵来有以待之猶愈無策因條具便宜延綏安邊營石澇池至横城三百里宜設墩臺九百座暖譙九百間守軍四千五百人石澇池至定邊營百六十三里平衍宜牆者百三十一里險崖峻阜可剷削者三十二里宜為墩臺連接寧夏東路花馬池無險敵至仰客兵宜置衛興武營守衛所兵不足宜召募自環慶以西至寧州宜增兵備一人横城以北黄河南岸有墩三十六宜修復帝可其議大發帑金數十萬使一清

築牆两劉瑾慽一清不附已一清遂引疾歸其成者在要害間僅四十里瑾誣一清冐破邊費逮下錦衣獄大學士李東陽王鏊力救得觧仍致仕歸先後罰米六百石安化王寘鐇反詔起一清總制軍務與總兵官神英西討中官張永監其軍未至一清故部將仇鉞已捕執之一清馳至鎮宣布德意張永旋亦至一清與結納相得甚歡知永與瑾有隙乘間扼腕言曰賴公力定反側然此易除也如國家内患何永曰何謂也一清遂促席

畫掌作瑾字永難之曰是家晨夕上前枝附根據耳目廣矣一清慷慨曰公亦上信臣討賊不付他人而付公意可知今功成奏捷請間論軍事因發瑾奸極陳海內愁怨懼變起心腹上英武必聽公誅瑾瑾誅公益柄用悉矯前弊收天下心呂強張承業暨公千載三人耳永曰脫不濟奈何一清曰言出於公必濟萬一不信公頓首據地泣請死上前剖心以明不妄上必為公動苟得請即行事毋須臾緩於是永勃然起曰嗟乎老奴何惜

餘年不以報主哉竟如一清策誅瑾永以是德一清左右之得名還拜户部尚書論功加太子少保賜金幣尋改吏部一清於時政最通練而性闊大愛賢樂士大夫與共功名凡為瑾所搆陷者率見甄録朝有所知夕即登薦門生遍天下嘗再帥關中起偏裨至大將封侯者累累然不絕饋謝有所入緣手即散之大盜蹦中原一清疏請命將調兵前後凡數上皆報可盜平加少保太子太保廕錦衣百户再推内閣不用周尚書靳貴而進

一清少傅太子太傅給事中王昂論選法弊指一清植私黨帝為謫昂一清更申救優旨報聞乾清宮災詔求直言一清上書言視朝太遲享祀太慢西内創梵宇禁中宿邊兵畿内皇店之害江南織造之擾因引疾乞歸帝慰留之大學士楊廷和憂去命一清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參機務張永尋得罪罷而義子錢寧用事寧故善一清有搆之者因蓄怨會災異一清自劾極陳時政中有狂言惑聖聽匹夫搖國是禁廷雜介冑之夫京師無

藩籬之託語譏切近倖帝弗省寧與江彬輩聞之大怒使優人於帝前為蜚語刺譏一清時有考察罷官者嗾武學生朱大周訐一清陰事而以寧為內主給事御史周金陳軾等交章劾大周妄言請究主使帝不聽一清乃力請骸骨歸賜敕褒諭給夫廩如制帝南征幸一清第樂飲兩晝夜賦詩賡和以十數一清從容諷止帝遂不為江浙行世宗為世子時獻王嘗言楚有三傑劉大夏李東陽及一清也心識之及即位廷臣交薦一清乃

遣官賜金幣存問諭以宣名期趣使有言一清陳謝
特予一子官中書舍人嘉靖三年十二月戊午詔一清以
少傅太子太傅改兵部尚書左都御史總制陝西三邊
軍務故相行邊自一清始溫詔褒美比之郭子儀一清
至是三爲總制部曲皆踴躍喜伊伯格勒竄西海爲西寧
洮河害金獻民言撫便獨一清請勦土魯番求貢陳九
疇欲絕之一清則請撫時帥諸將肄習行陣嘗曰無事
時當如有事隄防有事時當如無事鎭靜會張璁等力

排費宏御史吉棠因請還一清内閣給事中章僑御史侯秩等爭之帝謫秩官名一清爲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既入見加少師仍兼太子太傅非故事也亡何獻皇帝實録成加太子太師謹身殿大學士一清以不預纂修辭不許王憲奏捷推功一清加特進左柱國華蓋殿大學士費宏已去一清遂為首輔帝賜銀章二曰耆德忠正曰繩愆糾違令密封言事與張璁論張永前功起為提督團營給事中陸粲請增築邊牆推明一清曩

時議一清因力從史之帝為發帑金命侍郎王廷相往
然久之亦竟止明倫大典成加正一品俸初大禮議起
一清方家居見張璁疏寓書門人喬宇曰張生此議聖
人復起不能易也又勸席書早赴召以定大議璁等既
驟顯頗引一清帝亦以一清老臣恩禮加渥免常朝日
講侍班朔望朝參令辰初始入閣視事御書和章及金
幣牢醴之賜甚渥所言邊事國計大小無不傾聽璁與
桂萼既攻去費宏意一清必援已一清顧請召謝遷心

怨之遷未至璁已入内閣多所更建一清引故事稍裁抑其黨積不平錦衣聶能遷訐璁璁欲置之死一清不可璁怒上疏陰詆一清又嗾黄綰排之甚力一清疏辨言璁以能遷故排已且傍及璁他語因乞骸骨帝為兩解之一清又因災變請戒飭百官和衷復乞宥議禮諸臣罷璁益憾桂萼入内閣亦不相能一清屢求去且言今持論者尚紛更臣獨主安靜尚刻覈臣獨主寛平用是多齟齬頗避賢者路帝復溫旨褒之而給事中王準

陸粲發璁萼招權納賄狀帝立罷璁萼且暴其罪其黨霍韜攘臂曰張桂行勢且及我遂上疏力攻一清言其受張永蕭敬賄一清再疏辨乞罷帝雖慰留之而璁復召還韜攻益急且言法司承一清風指構成萼罪帝果怒令法司會廷臣雜議出刑部尚書周倫於南京以侍郎許讚代讚乃實韜言請削一清籍帝令一清自陳璁乃三上密疏引一清贊禮功乞賜寛假實以堅帝意俾之去帝果允致仕馳驛歸仍賜金幣明年璁等搆朱繼

宗獄坐一清受張永弟容金錢為永誌墓又與容世錦衣掊擊逐落職閑住一清大恨曰老矣乃為孺子所賣疽發背死遺疏言身被汚衊死且不瞑帝令釋贓罪不問後數年復故官久之贈太保謚文襄一清生而隱宫貌寺人無子博學善權變尤曉暢邊事羽書旁午一夕占十疏悉中機宜人或訾已及薦揚之惟晲與璁蕚與為所軋不獲以恩禮終然其才一時無兩或比之姚崇云

王瓊字德華太原人成化二十年進士授工部主事進郎中出治漕河三年臚其事為志繼者按稽之不爽毫髪由是以敏練稱改戸部歴河南右布政使正德元年擢右副都御史督漕運明年入為戸部右侍郎衡府有賜地蕪不可耕勒民出租以為常王反誣民趙賢等侵據瓊往按奪旁近民地予之賢等戍邊民多怨者三年春廷推吏部侍郎前後六人皆不允最後以瓊上許之坐任戸部時邊臣借太倉銀未償所司奏遲尚書顧佐

奪俸而瓊改南京已復改戶部八年進尚書瓊為人有心計善鉤校為郎時悉錄故牘條例盡得其斂散盈縮狀及為尚書益明習國計邊帥請芻糗則屈指計其倉場庤糧草幾何諸郡歲輸邊卒歲採秋青幾何曰足矣重索妄也人益以瓊為才十年代陸完為兵部尚書時四方盜起將士以首功進秩瓊言此嬴秦弊政行之邊方猶可未有內地而論首功者今江西四川妄殺平民千萬縱賊貽禍皆此議所致自今內地征討惟以蕩

平為功不計首級從之帝時遠遊塞外經歲不還近畿盜竊發瓊請於河間設總兵一人大名武定各設兵備副使一人責以平賊而檄順天保定兩巡撫嚴要害爲外防集遼東延綏士馬於行在以獲車駕中外恃以無恐孝豐賊湯麻九反有司請發兵勦瓊請密敕勘糧都御史許廷光出不意禽之無一脫者四方捷奏上多推功瓊數受廕賚累加至少師兼太子太師子錦衣世千户及營建乾清宮又廕錦衣千户者二寵遇冠諸尚書

十四年寧王宸濠反瓊請敕南和伯方壽祥督操江兵防南都南贛巡撫王守仁湖廣巡撫秦金各率所部趨南昌應天巡撫李充嗣鎮京口淮揚巡撫叢蘭扼儀真奏上帝意欲親征持三日不下大學士楊廷和趣之竟下親征詔命瓊與廷和等居守先是瓊用王守仁撫南贛假便宜提督軍務比宸濠反書聞舉朝惴惴瓊曰諸君勿憂吾用王伯安贛州正為今日賊旦夕禽耳未幾果如其言瓊才高善結納厚事錢寧江彬等因得自展

所奏請輒行其能為功於兵部者亦彬等力也陸完敗代為吏部尚書瓊忌彭澤平流賊聲望出已上搆於錢寧中澤危法又陷雲南廵撫范鏞甘肅廵撫李昆副使陳九疇於獄中外多畏瓊而大學士廷和亦以瓊所誅賞多取中旨不關內閣弗能堪明年世宗入繼言官交劾瓊繫都察院獄瓊力訐廷和帝愈不直瓊下廷臣雜議坐交結近侍律論死命戍莊浪瓊復訐年老改戍綏德張璁桂萼霍韜用事以瓊與廷和讎首薦之不納至

嘉靖六年有邊警力請用瓊不果帝亦憫瓊老病令還籍為民御史胡松因劾萼謫外任其同官周在請宥松並下詔獄萼復言瓊前攻廷和故廷臣群起排之帝乃命復瓊尚書待用明年遂以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代王憲督陝西三邊軍務土魯番據哈密廷議閉關絶其貢四年矣至是其將伊蘭為阿蘇勒坦恭肅爾所疑率衆二千求内屬沙州番人特默格圖巴等素為土魯番役屬者苦其徵求亦率五千餘人入附番人來寇連

為參將雲昌等所敗其引衛拉特寇肅州者遊擊彭濬擊退之賊既失援又數失利乃獻還哈密求通貢歸羈留使臣而語多謾瓊奏乞撫納帝從兵部尚書王時中議如瓊請霍韜難之瓊再疏請詔還番使通貢如故自是西域復定而北寇常為邊患初入犯莊浪瓊部諸將遮擊之斬數十級俄由紅城子入殺部餉主簿張文明明年以數萬騎寇寧夏已又犯靈州瓊督遊擊梁震等邀斬七十餘人其秋集諸道精卒三萬按行塞下寇聞

從帳遠遁諸軍分道出縱野燒糧兵而還先是南京給事中邱九仞劾瓊帝慰留之及瓊彛罷政諸劾瓊彛黨者咸首瓊乃令致仕俄寢前詔遣慰諭會番大掠臨洮瓊集兵討妻巴爾諸族焚其巢斬首三百六十撫降七十餘族録功加太子太保瓊在邊戎備甚飭寇嘗入山西得利蹦蹴復獵境上陽欲東瓊令備其西寇果入大敗之諸番蕩平西陲益靖甘肅軍民素苦土魯番侵暴恐瓊去相率乞守臣奏留於是廵撫唐澤廵按胡明善

具陳其功乞如軍民請優詔奬之初帝惡楊廷和疑廷臣悉其黨故連用桂蕚方獻夫為吏部及獻夫去帝不欲授他人久不補至十年冬遣行人齎敕召瓊為吏部尚書南京御史馬敭等十人力詆瓊先朝遺奸帝大怒盡逮敭等下詔獄慰諭瓊未幾敭等亦還職花馬池有警兵部尚書王憲請發兵瓊言花馬池備嚴寇不能入大軍至且先退徒耗中國憲竟發六千人比至彰德寇果遁明年秋卒官贈太師謚恭襄是年彭澤已先卒矣

當正嘉間澤瓊並有才畧相中傷不已亦迭為進退而瓊險忮公論尤不予然在本兵時功多而其督三邊也人以比楊一清云

彭澤字濟物蘭州人幼學於外祖叚堅有志節會試二塲畢聞母病徑歸母病亦已登弘治三年進士授工部主事歷刑部郎中勢豪殺人澤寘之辟中官為祈免執不聽出為徽州知府澤將遣女治漆器數十使吏送其家澤父太怒趣焚之徒步詣徽澤驚出迓目吏負其裝

父怒曰吾負此數千里汝不能負數步耶入杖澤堂下杖已持裝徑去澤益痛砥礪政最人以方前守孫遇遇見循吏傳中父喪歸正德初起知眞定閹人數撓禁澤治一棺於廳事以死怵之其人不敢逞遷浙江副使歷河南按察使所至以威猛稱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進右副都御史改保定未赴而劉惠趙鐩等亂河南命澤與威寧伯仇鉞提督軍務討之陳便宜十一事厚賞峻罰以激勸將吏澤體幹修偉腰帶十二圍大音聲與

人語若叱咤始至大陳軍容引見諸將校責以畏縮當死諸將校股栗伏罪良久乃釋遂下令鼓行薄賊大小數十戰連破之甫四月賊盡平語詳鉞傳録功進右都御史太子少保廕子錦衣世百户尋代洪鍾總督川陝諸軍討四川賊時鄢本恕藍廷瑞廖惠曹甫已平惟廖麻子喻思俸猖獗如故澤偕總兵官時源數敗賊部將閻勲追禽麻子於剱州思俸竄通巴間勢復振澤督諸軍圍之卒就禽澤遂移漢中請班師未報而内江榮昌

賊復熾澤又移師討平之且平成都亂卒之執知州指揮者請班師益力詔暫留保寧鎮撫進左都御史太子太保會哈密如初澤復請還者再乃召還未行會土魯番據哈密執忠順王蘇勒坦巴雅濟以其印去投譓書甘肅要索金幣總制鄧璋甘肅巡撫趙鑑以聞請遣大臣經畧大學士楊廷和等共薦澤澤久在兵間厭之以鄉土為辭且引疾推璋及咸寧侯鉞可任帝優詔慰勉乃行澤材武知兵然性踈濶負氣經畧哈密事頗不當錢寧

王瓊等交齮齕之遂因此得罪澤至甘州土魯番方寇赤斤苦峪諸衛遣使索金幣請還哈密澤以番人可利啗也乃與鎮謀遣哈密都督沙呼賫以幣二千銀酒鎗一賂之令還哈密城印未得報輒奏事平乞骸骨名還理院事巡按御史馮時雍言城未歸澤不宜遽名不納初兵部缺尚書廷臣共推澤而王瓊得之且陰阻澤言官多劾瓊者由是有隙澤又使酒常凌瓊瓊愈欲傾之澤時時罵錢寧瓊以語寧寧未信瓊乃邀澤飲匿寧所

親屛間挑澤醉駡使聞之寧果大怒會冦大入宣府廷議以許泰將兵澤總制東西兩邊軍務及詔下罷泰不遣又不命澤總制獨令提督兩遊擊兵六千人以行意以困澤澤言臣文臣摧鋒陷陣非臣所能獨任瓊乃奏遣成國公朱輔會冦遁澤還理院事沙呼實者素桀黠雖居肅州陰通土魯番酋蘓勒坦莽肅爾為之耳目據城奪印皆其謀澤初不知而遣之莽肅爾以城印來歸留蘓勒坦巴雅濟如故沙呼實復唱使入冦曰肅州可得

也莽噶爾悅使其增瑪哈穆特隨入貢以覘虛實且徴賄澤已還鑑亦遷去李昆代巡撫慮他變質其使於甘州而驅沙呼賚出關沙呼賚懼弗去莽噶爾聞之怒復取哈密分兵據沙州自率萬騎寇嘉峪關遊擊芮寧參將蔣存禮樂之寧以七百人遇寇沙子壩寇圍寧而分兵綴存禮軍寧軍盡沒遂墮城堡縱殺掠詔澤提督三邊軍務往禦會副使陳九疇縶其使沙卜塔及沙呼賚等內應絶乃復求和澤兵遂罷尋乞骸骨歸馳驛給夫廩

如制澤既去瓊追論嘉峪之敗請窮詰增幣者主名錢寧從中下其事大學士梁儲等持之乃已會沙卜塔子訟父寃下法司議釋沙呼實等瓊因請遣給事御史勘失事狀還報無所引瓊遂劾澤妄增金幣遺書議和失信啟釁辱國喪師昆九疇俱宜罪詔斥澤為民昆九疇逮訊昆謫官九疇除名世宗入繼錢寧敗瓊亦得罪御史楊秉中請召澤遂即家起兵部尚書太子太保昆九疇亦復官部事積壞久澤數功罪杜干請兵政一新

初正德時廷臣建白戎務奉俞旨者多廢格澤請臚列成書次第修舉又請敕九邊守臣策防禦方畧毋畫境自保鎮巡居中調度毋相牽制諸邊各以農隙築牆濬濠修墩臺飭屯堡為經久計內地盜甫息敕守臣練卒伍立保甲懲匿盜不舉者且撫西南諸苗蠻申海禁汰京軍老弱帝咸嘉納詔遣中官楊金鄭斌安川更代鎮守復令張鉞劉瑤守涼州居庸澤持不可罷弗遣四川巡撫胡世寧劾分守中官趙欽澤因請盡罷諸鎮守時

雖不從其後鎮守竟罷嘉靖元年澤言天下軍官部皆有帖黄籍用以黜陟錦衣獨無於是置籍如諸衛錦衣千户劉瓚等詔書黜汰復求還官司禮中官蕭敬請補監局工匠千五百人澤皆持不可帝並從之帝將授外戚蔣泰等五人為錦衣澤爭不納在部多所執持會御史史道以訐楊廷和下獄澤復劾道帝因諭言官惟大奸及機密事專疏奏餘只具公疏毋狹私中傷善類詔下給事御史交章劾澤阻言路壞祖宗法帝乃從吏部

言停前諭澤不自安累疏乞休言者復交劾之乃加少保賜敕乘傳歸錦衣百戶王邦奇憾澤嘗抑已上書言哈密失國由澤賂番求和所致語侵楊廷和陳九疇等張璁桂萼方疾廷和遂逮九疇廷訊戍邊澤復奪官為民家居鬱鬱以卒總制尚書唐龍言澤孝友廉直先後討平羣盜功在盟府陛下起之田間俾掌邦政澤孜孜奉國復為讒言搆罷今歿已五年所遺二妾衣食不給請覈澤往勞復官加卹以作忠臣之氣不從隆慶初復

官謚襄毅

毛伯溫字汝厲吉水人祖超廣西知府伯溫登正德三年進士授紹興府推官擢御史巡按福建河南世宗即位中官張銳張忠等論死其黨蕭敬韋霦陰緩之伯溫請并誅敬霦中官為屏氣嘉靖初遷大理寺丞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李福達獄起坐為大理時失入褫職歸用薦起故官撫山西移順天皆未赴改理院事進左副都御史為趙府宗人祐㮾所訐解官候勘已復褫職

十五年冬皇嗣生將頒詔外國禮部尚書夏言以安南久失朝貢不當遣使請討之遂起伯溫右都御史與咸寧侯仇鸞治兵待命以父喪辭不許明年五月至京上方畧六事會安南世孫黎寧遣陪臣鄭惟僚等愬莫登庸弑逆請興師復讐帝疑其不實命暫緩師敕兩廣雲南守臣勘報而命伯溫協理院事御史何維栢請聽伯溫終制不許伯溫引疾不出至禫除始起視事其冬遷工部尚書十七年春黔國公沐朝輔等以登庸降表至

請宥罪許貢先是雲南巡撫汪文盛奏登庸聞發兵進討遣使潛覘帝已敕遵前詔進兵文盛又納安南降人武文淵策具言登庸可破狀復傳檄安南令奉表獻地及是下朝輔奏付廷議僉言不可許乃改伯溫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剋期啟行帝以用兵事重無必討意特欲威服之而兵部尚書張瓚無所畫視帝意為可否朝論多主不當興師顧不敢顯諫制下數月兩廣總督侍郎張經以用兵方畧上且言須兵三十萬餉百六十萬

石欽州知州林希元則極言登庸易取請即日出師瓚不敢決復請廷議議上無成策帝不懌讓瓚師復止命伯温仍協理院事明年二月帝幸承天詔伯温總督宣大山西軍務俄選宮僚加兼太子賓客大同所轄鎮邊鎮川弘賜鎮河鎮虜五堡相距二百餘里極邊近賊帳自巡撫張文錦以築堡致亂後無敢議修者伯温曰變所由生以任用匪人非建議謬也卒營之募軍三千防守給以閒田永除其賦邊防頼焉録功加太子少保是

時登庸懼討數上表乞降帝亦欲因撫之遣侍郎黄綰

招諭綰多所要求帝怒罷綰再下廷議咸言當討帝從

之閏七月命伯溫鸞南征文武三品以下不用命者許

軍令從事伯溫等至廣西會總督張經總兵官安遠侯

柳珣參政翁萬達張岳等議徵两廣福建湖廣狼土官

兵凡十二萬五千餘人分三哨自憑祥龍峒思陵州入

而以奇兵二為聲援檄雲南廵撫汪文盛帥兵駐蓮花

灘亦分三道進部署已定會鸞有罪召還即以珣代十

九年秋伯溫等進駐南寧檄安南臣民諭以天朝興滅繼絕之義厎止登庸父子舉郡縣降者以其地授之懸重賞購登庸父子而宣諭登庸籍土地人民納款即如詔書宥罪登庸大懼遣使詣萬達乞降詞甚哀萬達送之伯溫所伯溫承制許之宣天子恩威納其圖籍并所還欽州四峒地權令還國聽命馳疏以聞帝大悅詔改安南國爲安南都統使司以登庸爲都統使世襲置十三宣撫司令自署置伯溫受命歲餘不發一矢而安南

定由帝本不欲用兵故也論功加太子太保二十一年正月還朝復理院事邊關數有警伯溫請築京師外城帝已報可給事中劉養直言廟工方興物力難繼乃命暫止其年十月張瓚卒伯溫代為兵部瓚貪黷在部八年戎備盡隳伯溫會廷臣議上防邊二十四事軍令一新言官建議請覈實新軍京軍及內府力士匠役以裕國儲伯溫因上冗濫當革者二十餘條凡錦衣騰驤諸衛御馬內官尚膳諸監素為中官盤踞者盡在革中帝

稱善立命清汰宿弊頗釐而左右近習多不悅二十三年秋順天巡撫朱方以防秋畢請撤客兵未幾寇大入直逼畿輔帝震怒并械總督翟鵬遣戍麓方杖下御史舒汀言方止議撤薊兵而并撤宣大則伯溫與職方郎韓最也帝遂削伯溫籍杖最八十戍極邊伯溫歸疽發背卒穆宗立復官賜卹天啟初追謚襄愍伯溫氣宇沉毅飲啖兼十人臨事決機不動聲色安南之役萬達岳策為多伯溫力薦於朝二人遂得任用汪文盛字希周

崇陽人正德六年進士授饒州推官有顧嵩者挾刃入
淮王祐棨府被執誣文盛使刺王下獄訊治久之得白
遷官事詳淮王傳入為兵部主事偕同官諫武宗南巡
杖闕下嘉靖初歷福州知府遷浙江陝西副使皆督學
校擢雲南按察使十五年冬廷議將討安南以文盛才
就拜右僉都御史廵撫其地黔國公沐朝輔幼兵事一
決於文盛副使鮑象賢言勦不如撫文盛然之會聞莫
登庸已篡位安南舊臣不服多據地構兵有武文淵者

據宣光以所部萬人降獻進兵地圖且言舊臣阮仁蓮黎景瑂等皆分據一方與登庸抗天兵至號召國中義士諸方並起登庸可禽也文盛以聞授文淵四品章服子弟給冠帶文盛又招安南旁近諸國助討皆聽命乃奏言老撾地廣兵衆可使當一面八百車里孟艮多兵象可備徵調酋長俱未襲職乞免其保勘先授以官俾必鼓勇為用帝悉從之文盛乃檄安南所部以土地歸者仍故職并諭登庸歸命攻破鎮守營方瀛救之失利

登庸部衆多來附文盛列營樹柵蓮花灘處之蓮花灘

者蒙自縣地當交廣水陸衝為安南腹裏登庸益懼請

降願修貢因言黎寧阮氏子所持印亦偽文盛以聞朝

議不許旣而毛伯溫至南寧受登庸降如文盛議安南

遂定是役也功成於伯溫然伐謀制勝文盛功為多及

論功伯溫及兩廣鎮巡官俱進秩而文盛止賚銀幣奸

人唐弼請開大理銀礦帝許之文盛斥其妄下之吏召

為大理卿九廟災道病自陳疏少緩令致仕卒賜卹如

制從子宗伊字子衡為文盛後嘉靖十七年進士除浮
梁知縣累官兵部郎中楊繼盛劾嚴嵩及其孫鵠冒功
事宗伊議不撓忤嵩自免歸隆慶初起南京吏部郎中
歷應天府尹裁諸司供億歲省民財萬計萬歷初進南
京大理卿三遷户部尚書總督倉場致仕卒天啟初追
謚恭惠鮑象賢歙人由進士授御史歷雲南副使毛伯
溫檄文盛會師以象賢領中哨屢遷右副都御史廵撫
陜西代石簡撫雲南初元江土舍那鑑殺知府那憲以

叛布政使徐樾往招降被殺簡攻之未克坐樾事罷兩
象賢代之乃集土漢兵七萬以討鑑懼仰藥死擇邪氏
後立之遷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軍務賊兕徐銓等糾
倭横海上檄副使汪栢等擊斬之廣西賊黄父將等擾
慶遠擣其巢大獲予象賢一子官入佐南京兵部被劾
回籍聽勘家居十年起太僕卿復以右副都御史巡撫
山東召拜兵部左侍郎年老引去隆慶初卒
翁萬達字仁夫揭陽人嘉靖五年進士授戸部主事再

遷郎中出為梧州知府咸寧侯仇鸞鎮兩廣縱部卒為虐萬達縛其尤橫者杖之閱四年聲績大著會朝議將討安南擢萬達廣西副使專辦安南事萬達請於總督張經曰莫登庸大言中國不能正土官弒逆罪安能問我今憑祥州土舍李寰弒其土官珍思恩府土目盧回煽九司亂龍州土舍趙楷殺從子燧燧又結田州人韋應殺燧弟寶斷藤峽猺侯公丁負固此曹同惡共濟一旦約為內應我且不自保先禽此數人問罪安南易下

耳經曰然惟君之所為於是誅褱應禽田招還九司諺
殺楷佯擊訟公丁者紿公丁執諸坐以兩軍破平其巢
又議割四峒屬南寧降峒豪黃賢相登庸始懼還浙江
右參政經以征安南非萬達不可奏留之乃命以參政
涖廣西已而毛伯溫集兵進勦萬達上書伯溫言揖讓
而告成功上策也懾之以不敢不從中策也芟夷絕滅
終為下策伯溫然之會獲安南諜者丁南傑萬達解其
縛厚遇遣之去怵以天朝兵威登庸大懼乃詣伯溫乞

降是役也萬達功最賞不逾常格然帝知其能遷四川按察使歷陜西左右布政使二十三年擢右副都御史廵撫陜西尋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代翟鵬總督宣大山西保定軍務劾罷宣府總兵官郤永副總兵姜奭薦何卿趙卿沈希儀趙卿遂代永萬達謹偵候明賞罰每當防秋發卒乘障陰遣卒傾硃於油寮離次者硃其處卒歸輒縛毋敢復離次者嚴殺降禁違輒抵死得降人撫之如所親以是益知敵情寇數萬騎犯大同

中路入鐵裹門故總兵官張達力戰却之又犯鵓鴿峪參將張鳳諸生王邦直等戰死萬達與總兵官周尚文備陽和而遣騎四出邀擊頗有斬獲寇登山見官兵大集乃引去事聞賜敕奬賚屢疏請修築邊牆議自大同東路陽和口至宣府西陽河須帑銀二十九萬帝已許之兵部撓其議以大同舊有二邊不當復於邊内築牆帝不聽乃自大同東路天城陽和開山口諸處爲牆百二十八里堡七墩臺百五十四宣府西路西陽河洗馬

林張家口諸處為牆六十四里敵臺十斬崖削坡五十里工五十餘日成進右都御史發代府宗室充灼等叛謀進左都御史巳會宣大山西鎮廵官議上邊防修守事宜其畧曰山西起保德州黄河岸歴偏頭抵老營二百五十四里大同西路起丫角山歴中北二路東抵東陽河鎮口臺六百四十七里宣府起西陽河歴中北二路東抵永寧四海治千二十三里凡千九百二十四里皆逼巨寇險在外所謂極邊也山西老營堡轉南而東

歷寧武雁門至平刑關八百里又轉南而東歷龍泉倒馬紫荊之吳王口插箭嶺浮圖峪至沿河口千七十餘里又東北歷高崖白羊至居庸關一百八十餘里凡二千五十餘里皆峻山層岡險在內所謂次邊也外邊大同最難守次宣府次山西之偏老大同最難守者北路宣府最難守者西路山西偏關以西百五十里恃河為險偏關以東百有四里畧與大同西路等內邊紫荊寧武雁門為要次則居庸倒馬龍泉平刑邇年寇犯山西

必自大同犯紫荆必自宣府先年山西防秋止守外邊偏老一帶歳發班軍六千人備禦大同仍置兵寧雁為聲援比棄極衝守次邊非守要之意宣府亦專備西中二路而北路空虚且連年三鎮防秋徵調遼陜兵馬糜糧賞不訾恐難持久併守之議實為善經外邊四時皆防城堡兵各有分地冬春徂夏不必參錯徵發若泥往事臨時調遣近者數十里遠者百餘里首尾不相應萬一如往年潰牆而入越關而南京師震駭方始徵調何

益事機擺邊之兵未可遽罷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設之云者築垣汞障資人力之謂也山川之險險與彼共垣塹之險險為我專百人之堡非千人不能攻以有垣塹可憑也修邊之役必當再舉夫定規畫度工費二者修邊之事愼防秋併力兵重責成量徵調實邊堡明出塞計供億節財用八者守邊之事因條十事上之帝悉報許乃請帑銀六十萬兩修大同西路宣府東路邊牆凡八百里工成予一子官萬達精心計善鈎校牆堞

近遠濠塹深廣曲盡其宜寇乃不敢輕犯牆內戍者得以暇耕牧邊費亦日省初客兵防秋歲帑金一百五十餘萬添發且數十萬其後減省幾半又議掣山西兵并力守大同巡撫孫繼魯沮之帝為逮繼魯悉納萬達言萬達更事久帝深倚之所請無不從獨言諳達貢事與帝意左先是二十一年諳達阿布海使石天爵等款鎮遠堡求貢言小王子等九部牧青山艶中國縑帛入掠止人畜所得寡且不能無亡失故令天爵輸誠朝議不

納天爵等復至巡撫龍大有執之大有進一官將吏悉遷擢磔天爵於市俺答怒大入屠村堡信使絕五年會玉林衛百戶楊威為所掠威詭能定貢市遂釋還諳達阿布海復遣使款大同左衛塞邊帥家丁董寶等狃天爵前事復殺之以首功報萬達言北敵弘治前歲入貢疆埸稍寧自虞臺傾之戰覆我師漸輕中國侵犯四十餘年石天爵之事臣嘗痛邊臣失計今復通款即不許當善相諭遣誘而殺之此何理也請亟誅寶等榜塞上明

告以朝廷德意解其蓄怨構兵之謀帝不聽未幾諳達
阿布海復奉印信番文欲詣邊陳款萬達為奏曰今屆
秋彼可一逞乃屢被弑戮猶請貢不已者緣入犯則利
在部落獲貢則利歸其長處之克當邊患可弭若臣等
封疆臣貢亦備不貢亦備不緣此懈也兵部尚書陳經
等言敵難信請敕邊臣詰實責萬達十日内回奏萬達
還其使與約至期使者不至萬達慮帝督過以使者去
無可究為亂已而使狎至牢拒之好言慰答而已諳達

以通好散處其衆不設備亦不殺哨卒頃之復至詞益
恭萬達又為奏曰敵懇懇求貢去而復來今宣大興版
築正當羈縻使無擾請限以地以人以時悉聽即許之
貢不聽則曲在彼即拒絕之帝責其瀆奏卒不許葢是
時曾銑有復套之議夏言主之故力絀貢議且以復套
事行諸邊臣議之萬達議曰河套本中國故壤成祖三
犂王庭殘其部落舍黄河衛東勝後又撤東勝以就延
綏套地遂淪失然正統弘治間我未守彼亦未取乃因

循畫地守捐天險失沃野之利弘治前我猶歲捜套後
乃任彼出入盤據其中畜牧生養譬之為家成業久矣
欲一舉復之毋乃不易乎提軍深入山川之險易遠徑
之迂直水草之有無皆未熟知我馬出塞三日已疲彼
騎一呼可集我軍數萬衆緩行持重則備益固疾行趨
利則輜重在後即得小利歸師尚艱倘失嚮導全軍殆
矣彼遷徙遠近靡常一戰之後彼或保聚或佯遁笳角
時動壁壘相持已離復合終不渡河我軍於此戰耶退

耶兩相守耶數萬衆出塞亦必數萬衆援之又以驍將
通糧道是皆至難而不可任者也夫馳擊者彼所長守
險者我所便弓矢利馳擊火器利守險舍火器守險與
之馳擊於黄沙白草間大非計議者欲整六萬衆為三
嵗期春夏馬瘦彼弱我利於征秋冬馬肥彼強我利於
守春蒐套秋守邊三舉彼必遠遁我乃拒河守夫馬肥
瘦我與敵共之即彼弱然坐以待懼其擾擊我及彼強
又懼其報復我且六萬之衆千里襲人一舉失利議論

蜂起烏能恃三即三舉三勝彼敗而守終不渡河版築亦無日議者見近時搗巢恒獲首功昔年城大同五堡冦不深競以為套易復然搗巢因其近塞乘不備勝則倏歸舉足南向即家門復套則深入其地後援不繼事勢異也往城諸邊近我土彼原不以為利套自其四時駐牧地肯晏然已乎事體異也曰伺彼出套據河守先亟築渡口垣牆以次移寘邊堡彼控弦十餘萬豈肯空套出築垣二千餘里豈不日可成堡非百數十不相聯

絡堡兵非千人不可居而遊徼瞭望者不與當三十萬衆不止也況循邊距河動輒千里一歲食糜億萬自內輸邊自邊輸河飛輓之艱不可不深慮若令彼有其隙我乘其敝從而圖之未嘗不可今塞下喘息未定邊卒瘡痍未起横挑强寇以事非常愚所不解也議上不省其後諳達與小王子隙小王子欲寇遼東諳達以其謀告請與中國夾攻以立信萬達不敢聞使者再至為言於朝帝不許二十七年三月萬達又言諸部求貢不遂

懟且憤聲言大舉犯邊乞令邊臣得便宜從事帝怒切責之通貢議乃絶其年八月諳達犯大同不克退攻五堡官軍戰彌陀山却之趨山西仮敗還踰月犯宣府大掠永寧隆慶懷來軍民死者數萬萬達坐停俸二級俄録彌陀山功還其俸諳達將復寇宣府總兵官趙卿怯萬達奏以周尚文代未至寇犯滴水崖指揮董暘江瀚唐臣張淮等戰死遂南下駐隆慶石河營分遊騎東掠遊擊王鑰大同遊擊袁正却之寇移而南會尚文萬騎

至叅將田琦騎千餘與合連戰曹家莊斬四首搴其旗
寇據險不退萬達督叅將姜應熊等馳赴順風鼓譟揚
沙蔽天寇驚曰翁太師至矣是夜東去諸將追擊連敗
之帝偵萬達督戰狀大喜立進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
史尋名理部事以父憂歸明年秋大同失事督撫郭宗
皐陳燿被逮詔起萬達代宗皐萬達方病疽廬墓間疏
請終制未達而諳達犯都城兵部尚書丁汝夔得罪遂
即以萬達代之萬達家嶺南距京師八千里倍道行四

十日抵近京時寇氛熾帝日夕傒萬達至遲之以問嚴嵩嵩故不悦萬達言寇患在肘腋諸臣觀望非君召不俟駕之義帝遂用王邦瑞於兵部不數日萬達至具疏自明帝責其欺慢念守制姑奪職聽别用仇鸞時為大將軍寵方盛銜宿怨讒言搆於帝萬達遂失眷降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經畧紫荆諸關三十年二月京察自陳乞終制帝疑其避事免歸瀕行疏謝復摘諱字為不敬斥為民明年十月兵部尚書趙錦以附仇鸞戍

邊復起萬達代之未聞命卒年五十五萬達事親孝父歿負土成墳好談性命之學與歐陽德羅洪先唐順之王畿魏良政善通古今操筆頃刻萬言為人剛介坦直勇於任事履艱危意氣彌厲臨陣嘗身先士卒尤善御將士得其死力嘉靖中邊臣行事適機宜建言中肯窾者萬達稱首隆慶中追謚襄毅

贊曰楊一清王瓊俱負才畧著積邊陲有人倫鑒鋤奸定難因以成功亦俱任智數然瓊其權譎之尤歟彭澤

望甚偉顧處置哈密抑何舛也毛伯溫能任翁萬達張岳以成安南之功不失為持重將萬達飭邊備整軍實其爭復套知彼知己尤深識遠慮云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一百九十八考證

楊一清傳瑾誣一清冒破邊費下錦衣衛獄　臣章宗瀛按明實録正德二年六月罷修邊垣輸其費於京師十月逮問各邊巡撫都御史一清之下獄當在是時謹附考

楊一清傳饋謝有所入緣手即散之　臣章宗瀛按獻徵録載一清為相時人有饋美珠一斗者一清直受

之後諸邊將謁議兵事乃以所受珠分給之項刻都

盡傳云饋謝緣手即散或指此謹附考

楊一清傳伊伯格勒竄西海為西寧洮河害　臣章宗

瀛西海即即青海古湟中地也考明史西域傳伊伯

格勒本蒙古部人因得罪其主率衆竄據其地為西

寧邊患者二十年至嘉靖十一年為濟農所破患始

稍息傳未詳叙謹附考

楊一清傳一清又因災變請戒飭百官和衷　臣章宗

瀛按一清于嘉靖五年疏陳五事一曰聖學二曰聖政三曰聽言四曰宥過五曰和衷見明實録傳所言戒百官和衷宥議禮諸臣當指此但云因災變而言與實録互異謹附考

彭澤傳陳便宜十一事 臣章宗瀛按澤所陳便宜十一事明實録未載原疏他書亦無可考謹識

彭澤傳內應絕乃復求和 臣章宗瀛按西域傳是時土魯番與衛拉特相攻力不敵乃求和款塞非因拘

其使無内應也謹附考

彭澤傳會沙布塔子訟父冤　臣章宗瀛按明實録沙布塔既繫獄旋被搒死故其子為之訟冤謹附考

毛伯温傳巡按福建河南　臣章宗瀛按伯温按河南時折服中官孫某奸滑斂迹又曾按湖廣繩壽王軍校以法見羅洪先所撰狀傳俱未載謹附考

毛伯温傳上方畧六事　臣章宗瀛按伯温所上六事一曰正名二曰用兵三曰用人四曰理財五曰明賞

罰六曰一事體蓋非專指南安而言見獻徵録謹附

考

毛伯温傳伯温會廷臣議上防邊二十四事　臣章宗

瀛按伯温所上防邊二十四事明實録及獻徵録識

大録諸書俱未載謹識

翁萬達傳會尚文萬騎至叅將田琦騎千餘與合連戰

曹家莊　臣章宗瀛按周尚文曹家莊之戰在嘉靖

二十八年見明實録傳類叙于二十七年之後謹識

明史卷一百九十八考證